

四部叢刊

西崑酬唱集

重校正唐文粹

(三)

319

四部叢刊初編集部

唐文粹

三

卷七十一至卷一百
附校勘記一卷

據商務印書館一九二六年版重印

四部叢刊初編(三一七—三一九)

重校正唐文粹
西崑酬唱集
(三冊)
宋姚鉉輯
宋楊億輯

上海書店印行

上海福州路四二四號

上海影印廠印刷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七十一

吳興姚

鉉

纂

記甲

到難附摠一十二首

古跡二

宋武受命壇記

張謂

風后八陣圖記

獨孤及

陵廟四

女媧陵記

喬潭

改修吳延陵季子廟記

蕭定

晉東萊太守劉將軍廟記

許籌

縉雲縣城隍神記

李陽

水石巖穴五

曲江池記

歐陽詹

太湖石記

白居易

至丘西小石潭記

柳宗元

乳穴記

到難周變

外物一

醉鄉記

王績

宋武受命壇記

張謂

昔在王癸不道帝辛失德天命將改人心已去聖哲拯之曆數歸焉商湯所以革夏周武所以伐殷也至於太甲初放成王未長國步猶梗時屯尚虞忠賢處之名節存焉伊尹所以反正周公所以復嗣也元興之際義熙之間晉主中庸幸無桀紂之罪劉公大略遂有伊周之勲當其驅駕英雄芟夷僭僞南推勁楚北破強燕電掃秦雍風清巴蜀三方爲我有四海爲已任誠能秉汾陽之志息漢陰之機牽率何劉同爲翊戴拍撫徐傅共致雍熙則元皇建業之都至今享殷周之祚劉后豫章之地至今爲齊晉之國而近希曹馬遠棄桓文禍徒及於兩朝福未盈於三載八葉傳其世嗣六君不以壽終漢氏寬仁胤緒成大族劉公殘暴子孫無遺種天之報施其明徵乎則知握元符升大寶禮義得之者難絕志力得之者易亡使成如宋齊無足稱者況敗如莽卓豈勝道哉後之人運屬陵夷業崇經濟周爰故地殷鑒在茲唐永泰元年二月二十五

日建

風后八陣圖記

獨孤及

物不終靜必受之以動當純坤用事陰疑於陽則飛龍戰大朴已散聖盜並起故戎馬生乃有力吞八荒爭截九有大者天柱折地維絕小者作慝廬山負阻中冀上帝憑怒下民是恤乃眷武德黃帝受之始順殺氣以作兵法文昌以命將於是乎征不服討不庭其誰佐命曰元老風后蓋戎行之不修則師律用爽陰謀之不作則凶器何恃故天命聖者以廣戰術俾懸衡於未然察變於倚數握機制勝作爲陣圖夫八宮之位正則數不僣神不忒故八其陣所以定位也衡抗於外軸布於內風雲附其四維所以備物也虎張翼以進蛇向敵而蟠飛龍翔鳥上下其勢以致用也至若疑兵以固其餘地游軍以按其後列門具將發然後合戰弛張則二廣迭舉犄角則四奇皆出必使陷堅陣拔深壘若星馳天旋雷動山破魏之鶴列鄭之魚麗周成之熊羆昆陽之虎豹出匪以律我異於是旣而圖成鐫俎帝用經略北逐獯鬻南平蚩尤戡黎於阪泉

省方於崆峒底定萬國旁羅七耀鼎成龍至去而上僊於是遺風冥冥時亡而圖存焉於戲聖迹長往神機未昧酌其流者猶足以決勝三軍禦侮萬里故項籍得之以霸西楚黥布得之奄有九江漢孝武得之攘匈奴服甌越東收獫狁西拓大夏然則聖圖幽贊未始有涯天寶中客有爲韜鈴者得其遺制於黃帝書之外篇裂素而圖之勝敗之朕在我股掌天地之心見於毫末議欲獻諸策府用廣武事會天子以不戰爲師無爲爲寶則是圖也興於多難廢於升平堙淪不書盛德其沒乃旌諸圖側以爲三皇之故事六藝之餘伎云

女媧陵記

喬潭

登黃龍古塞望洪河中流巋然獨存大浸不溺者媧皇陵也夫巨靈擘太華蹠首陽導河而東以洩憤怒雖有重丘大阜險狹之口固不漱之爲黃壤汨之於旋波不可復振奔崩而下矣女媧氏已然之後豁爾之衝天險東阨風濤鼓作乃能中乾外禦特立萬年

其憑神可知也水無盈縮之度陵有高卑之常霖潦漲之雨涘沒
矣於是乎不爲之小而就其深旱暵滲之孤嶼出矣於是乎不爲
之大而就其淺非夫巨靈壯趾以固本河伯高肩以承隅胡然動
靜如因其時升降不失其則羅浮二岳以風雨合離蓬萊五山以
波潮上下不復故道遂違常流甚相遠矣君子曰夫能屠黑龍涸
九州況乎一水之上而自爲謀夫能斷鼉足立四極況乎數仞之
高而自爲力神人之易昧者難知密邇山谷森羅物象莽莽蘆渚
寧非止水之餘慚慚石林猶有補天之色搖演空曲精靈若存且
夫上無積草表以孤樹常感風氣纖條悲鳴若冥應彤轡鼓簧而
吹笙由是憧憧往來無不加敬山有梅栗關吏羞焉水有菱芡舟
人奠焉冢之木無或斬焉陵之土無或抔焉是則馨香已陳而樵
蘇自禁矣故聖人取薄葬去厚送驪山之銀海魚燈虎丘之金精
龍劒錮之其內散之其間適爲大盜之守未足藏身之固彼橋山
帝丘九疑會稽皆因山而墳未聞其諸者余謂媯皇受命在火火

以示水谷不爲陵開門負固日用其力不然其隙地豈必封崇乎是故觀而志之爲城冢後記

改修吳延陵季子廟記

蕭定

有吳之興也泰伯讓以得之有吳之衰也季子讓以失之爲讓之情同而興衰之體異何哉泰伯之讓讓以賢也故周有天下而吳建國焉季子之讓賢以讓也當周德之衰而吳喪邦焉或曰非所讓而讓之使宗祀泯絕而不血食豈曰能賢斯可謂知存而不知亡者矣夫治亂時也興亡運也故至至而不可卻終終而不可留黃河旣濁阿膠無以正其色鹽池斯鹹弊簞不能匡其味與夫當濁亂之世召力勝之戎讓與爭孰賢乎易曰知幾其神則季子之見可謂知幾矣季子之明可謂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矣至於聽樂辨列國之興亡審賢知世數之存沒挂劔示不言之信避國保無欲之貞故有吳之祀寂寥而延陵之饗如在玄風可想至德興歎美之辭哲人其萎表墓著嗚呼之篆向微德仁兩至則夫子

不復歎焉詳其精義被物鈎深致遠之旨烏可究其津涯而窺其
牆仞哉是知讓之爲德在於生靈不獨其子孫明矣國有祀典人
懷永思定忝列藩條欽崇懿範予以加敬嚴乎闕宮別閨壺之內
外正衆神之序位舊以泰伯之廟在於蘇臺而制季子之祠像設
東面非由典禮諒無取焉必也正名於是乎在析報獻奠幣幣宜
列於軒廂春秋禮薦俎豆當陳於正寢俾觀像者識賢人之遺風
可律審度者知經德之禮秩無差末學陋辭不足頌其休烈寒來
暑往敢用同於紀年時大唐大曆十四年歲在己未八月戊戌朔
二十七日甲子記

晉東萊太守劉將軍廟記

許籌

將軍晉永嘉初守萊種德藝政萊人恩之旣歿諸劉將西扶葬洛
萊人曰我萊不降數萬家將軍子視我我父母戴之將軍於諸劉
天戚也於我人戚也天之戚也寡而邈人之戚也衆而邇安有捨
邇衆而歸邇寡哉敢以數萬家之命請於諸劉遂之於是散捧封

土趨持樹本旣墳于此饗用春秋禱災徼祐餘靈影響大中十一年四月癸巳太守辛公肱去太守姚公琯未臨籌以當道觀察支使奏奉空闕到郡之三日軍吏䟽拜歷祠羣望即日將軍祠在郡署之東端簡肅入乃見廟寢卑狹畫像周暗旣違有德豈謂祭恭乃命押衙兼修造使李公霸度木戒工新此殿構想像塑繪居月而成心非貿福者將使有德者垂昆無窮無德者警改操行萊人受裕當稔于茲大中十一年五月二十三日記

縉雲縣城隍神記

李陽冰

城隍神祀典無之吳越有之風俗水旱疾疫必禱焉有唐乾元二年秋七月不雨八月旣望縉雲縣令李陽冰躬祈於神與神約曰五日不雨將焚其廟及期大雨合境告足具官與耆老羣吏乃自西谷遷廟於山巔以荅神休

曲江池記

歐陽詹

水不注川者在數澤則曰陂曰湖在苑囿則爲池爲沼苑之沼囿

之池力鑿而成則多天然而有則寡茲池者其天然歟循原北峙
迴岡旁轉圓環四巾中成坎窞窅窅港洞生泉喻源東西三里而
遙南北三里而近當天邑別卜繚垣未繞乃空山之樂曠野之湫
然黃河作其左壑清渭爲其後洫裒斜右走太一前橫崇山濬川
鉤結蟠護不南不北湛然中渟西北有地平坦彌望五六十里而
無窪坳紫蓋凝而不散黃旗鬱以常在實陶鈞之至造化之工沙
汰一氣之辰財成六合之日旣以礪确外爲寰宇敞無垠壻以居
億兆又選英精內爲區域東以襟帶用宅君長若人斯生支體具
矣有心以繫其神焉若堂斯考廊廡設矣有室以處其尊焉彼如
紫蓋黃旗之氣蓋陶鈞造化者用宅君長英精之所邪夫物苟相
表裏製必同象卅夫外則廓以靈海導夫內則融乎此湫歷代帝
王未得而有豈降巢室土之後聯綿千百之代建卜都邑不欲合
夫天意而居乎將天意尚同根深蒂固可與終畢者而命處乎故
涸於有隋比我皇唐之存孕詔其季主營之以須焉揆北辰以正

方度南端而制極墉隍劃趾勾陳定位地迴帝室湫成厥池旣由
我署纔成伊去眞主巍巍龍蟠虎據爰自中而軌物取諸象以正
名字曰曲江儀形也觀夫妙用在人豐功及物則揔天府之津液
䟽皇居之墊隘潢汙入其洞澈銷涎瘳以下澄汗盧隨其佳氣蕩
鬱攸而上滅萬戸無重脰之患千門就爽塏之致其流惡含和厚
生蠲疾有如此者皎晶如練清明若空俯睇沖融得渭北之飛鴈
斜窺澹汙見終南之片石珍木周庇竒花中縹重樓天矯以縈映
危榭巉巖以輝燭芬芳蔭潛湜瀆電熒疑煙吐靄泛羽游鱗斐郁
郁以閑麗謐微微而清肅其涵虛抱景氣象澄鮮有如此者皇皇
后辟振振都人遇良辰於今月就妙賞乎勝趣九重繡轂翼六龍
而畢降千門錦帳同五侯以偕至泛菊則因高乎斷岸被楔則就
繁乎芳沚戲舟載酒或在中流清芬入襟沈昏以滌寒光眩目貞
白以生絲竹駢羅緹綺交錯五色結章於下地八音成文于上空
砰輶沸渭神仙奏鈞天於赤水黥謁敷俞天人曳雲霓於玄都其

洗慮延歡俾人怡懌有如此者至若嬉游以節宴賞有經則纖埃
不動微波以寧熒熒亭亭瑞見祥形其或淫酒以情泛覽無數則
飄風暴振洪濤噴射崩騰駱驛妖生禍覲其棲神育靈興善懲惡
有如此者其幸因受遣觀光上國身不佞而自棄日無名以多暇
詢奇覽物得之於斯矚太始之玄造訪前聞於碩老天生地成之
理識之於性情物儀人事之端徵之於耳目夫流惡含和厚生蠲
疾則去陰之慝輔陽之德也涵虛抱景氣象澄鮮則藻飾神州芳
榮帝宇也洗慮延歡俾人怡悅則致民樂土而安其志也棲神育
靈興善懲惡則俗知所勸而重其教也號惟天邑非可謬創一山
一水拳石草樹皆有所謂茲池者其有謂之雄焉意我皇唐須有
此地以居之有此池須有此池以毗之佑不仁之亭毒贊無言之
化育至矣哉以其廣狹而方於大則小矣以其淵洞而諭夫深則
淺矣而有功如彼有德若此代之君子蓋有知之而不述令民無
得而稱焉輒粗陳其言刊諸岸石庶元元荷日用之力也貞元五

年歲在己巳夏五月十有五日記

太湖石記

白居易

古之達人皆有所嗜玄晏先生嗜書嵇中散嗜琴靖節先生嗜酒
今丞相奇章公嗜石石無文無聲無臭無味與三物不同而公嗜
之何也衆皆怪之走獨知之昔故友李生名約有云苟適吾意其
用則多誠哉是言適意而已公之所嗜可知之矣公以司徒保釐
河雒治家無珍產奉身無長物惟東城置一第南郭營一墅精葺
宮宇慎擇賓客性不苟合居常寡徒游息之時與石爲伍石有族
聚太湖爲甲羅浮天竺之徒次焉今公之所嗜者甲也先是公之
僚吏多鎮守江湖知公之心惟石是好乃鈎深致遠獻瑰納奇四
五年間壘壘而至公於此物獨不廉讓東第南墅列而置之富哉
石乎厥狀非一有盤拗秀出如靈丘鮮雲者有端儼挺立如真官
神人者有纈潤削成如珪瓚者有廉稜銳劒如劒戟者又有如虬
如鳳若跼若動將翔將踴如鬼如獸若行若驟將攫將鬬風烈雨

晦之夕洞穴開噎若欲雲歛雷疑嶷然有可望而畏之者煙霽景麗之旦巖峯靈霽若拂嵐撲黛靄靄然有可狎而翫之者昏曉之交名狀不可撮要而言則三山五岳百洞千壑翻縷族縮盡在其中百仞一拳千里一瞬坐而得之此所以爲公適意之用也與公追觀熟察相顧而言豈造物者有意於其間乎將胚渾疑結偶然成功乎然而自一成不變已來不知幾千萬年或委海隅或淪湖底高者僅數仞重者殆千鈞一旦不鞭而來無脛而至爭竒騁怪爲公眼中之物公又待之如賓友親之如賢哲重之如寶玉愛之如兒孫不知精意有所召邪將尤物有所歸邪孰不爲而來邪必有以也石有大小其數四等以甲乙丙丁品之每品有上中下各刻于石陰曰牛氏石甲之上丙之中乙之下噫是石也百千載後散在天壤之內轉徙隱見誰復知之欲使將來與我同好者觀斯石覽斯文知公之嗜石之自會昌三年五月丁丑記

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柳宗元

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佩環心樂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泉石以爲底近岸卷石底以出爲坳爲嶼爲嵒爲巖青樹翠蔓蒙絡搖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游無所依日光下徹影布石上恬然不動俶爾遠逝往來翕忽似與游者相樂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岸勢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淒神寒骨悄愴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同游者吳武陵曩古余弟宗玄隸而從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已曰奉壹

乳穴記

石鍾乳餌之最良者也楚越之山多產焉于連于韶者獨名於世連之人告盡焉者五載矣以貢則買諸他部今刺史崔公至逾月穴人來以乳復告邦人悅是梓也雜然謠曰毗之熙熙崔公之來公化所徹土石蒙烈以爲不信起視乳穴穴人笑之曰是惡知所謂梓邪嚮吾以刺史之貪戾嗜利徒吾役而不吾貨也吾是以病